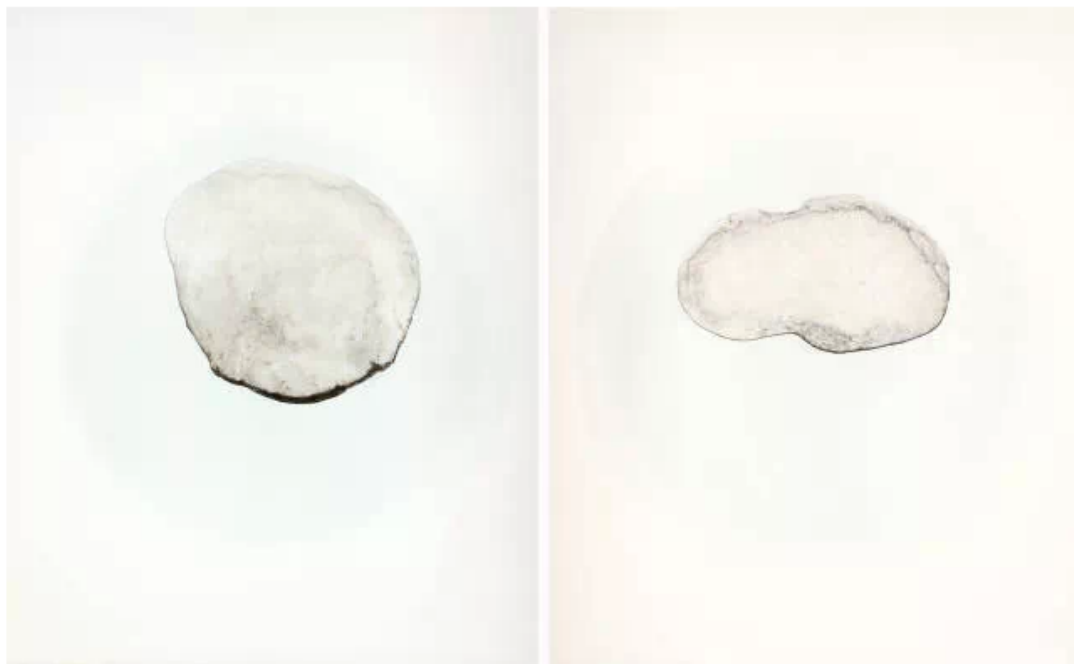


『artnet | 评论』 隔离·朱昱

2015-03-09 戴伟平 [artnet](#)



朱昱，《茶渍 T23》，布面油画，100×80 cm×2，2013，图片提供：长征空间

“隔离”是一次关于时间的展览。它是艺术家朱昱十年以来的绘画创作回顾，展览布局以时间为序，将始于2004年的实践结果呈线性陈列在同一面展墙上，然而这些都只是关于时间的表层联系，展览与时间的核心联系却在于它所展示的内在时间意识，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时间感知。

出于对生命问题的着迷和对死亡的迷恋，朱昱2000年前后创作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袖珍神学》《植皮》、《食人》、《献祭》等等惊世骇俗的作品，其中所用的人脑、人体残肢、活人皮肤、死婴等材料极端地挑战了公众禁忌，为人们认识朱昱艺术实践的内在观念制造了巨大的障碍，也进而导致人们对2003年后艺术家转而潜心绘画的骤变不能理解，于是，在公众对艺术家的认知层面上，展览“隔离”也引发了朱昱作为艺术家的一贯形象的断裂，为了不致艺术家形象过于分裂，艺术家本人也真心或假意地对外自承：那些行为对他的伤害也很大，所以用绘画来给自己疗伤。问题在于，假如当年那些行为照片与庭审记录都属于摆拍和虚构，那么今天的疗伤说又能信几分呢？



朱昱，《痕迹 E.009》，布面油画，120×100 cm，2014年，图片提供：长征空间

朱昱的艺术家形象难道真的是分裂的吗？其实展览“隔离”已经给出了答案。事实上，无论是画“剩餐”、“茶渍”、“石子”还是画“痕迹”，时间的流逝一直是艺术家的核心关注。“剩”的概念里包含着一个物或者生命体的离去，这是一个持续的时间事件，“剩”或“渍”实际都是逝去之物在我们的记忆中的持留，这便是典型的胡塞尔定义的现象学的时间，从这个角度而言，经受了风化打磨而成的“石子”凝聚着时间的流逝，而“尸骸”又何尝不是一个离去之物的“剩”与“渍”呢？朱昱的个人宗教或哲学依然延续着对生命问题的沉思，只是沉思的对象变成了日常唾手可得之物，在这里，艺术家的形象保持了高度统一。



有证据表明，展览“隔离”的现场也经过了打磨，之前的新闻通稿发布的展览方案在开幕前突然修改，原定于在展墙上亦呈线性在画作对面墙上展示的策展人秦思源的文字不见了，甚至都没有出现在展览标题墙上，调整后的策展方案为展览作品留出了大片的白，这种留白，从而让人更好地感知观看对象的策展方案与朱昱的单个绘画本身形成了鲜明的同构关系——他先将画布刷白，一层层地刷，而画布中间可以看到，在层层的白下面掩盖着涂黑了的形状，这黑的形状最初是餐盘，然后是茶碗，再后来是鸡蛋的形状，再后来就只是一块突出对象——那些“剩”和“渍”——的观看域罢了，无所谓形，无所谓图像，从而去抵达一种“空性”。



朱昱，《心渍3》，布面油画，150×150 cm，2012，图片提供：长征空间

十年前的朱昱抛给了公众一个事关伦理的艺术事件，这一事件的余波在人群中造成的回响到今天也形成了一个“剩”与“渍”，那只装过骇人之物的盘子如今在心理层面又反讽地接续到了“隔离”所展出的《剩餐》当中，借此，我们再次感知到了朱昱为我们带来的时间上的延续以及记忆的持留，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内在时间意识。

文：戴伟平，校对：品毓